

一声“到” 一生到

□刘明礼

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天空,尤其是懵懂初开的少年。

记得小时候,每当有人问我“长大后干什么”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当解放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真正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身披戎装、手握钢枪,几乎是每个男孩子的梦。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早就埋下了参军种子。

高中毕业,我高考落第。望子成龙的父亲心有不甘,一心想让我复读。然而,我却暗自盘算着要去当兵。那时候,南国烽烟正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参军报国成了我最大的愿望。于是,征兵开始后,我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

体检、政审,一切都很顺利。我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终于可以实现军旅之梦了,忐忑的是怕父母不同意。没想到,父母非但没有阻拦,还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如愿以偿当上了坦克兵。排队、点名,平生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响亮地答出了“到”声!换上肥大的军装,在家人的千叮咛万嘱咐中,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火车,坐了一天一夜。穿上军装,便有了兵样。一路上,我帮列车员打扫卫生,提着壶给旅客倒开水,兴奋得全无困意。半夜到达军营,打开背包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迷迷糊糊中,嘹亮的军号在黎明的夜空响起:“嘟——”,一声哨响后便是“起床,出操!”的口令声,军营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时值初冬,塞外的风卷着沙粒狂虐地吹来,像刀子一样滑过脸庞,打得裤腿沙沙作响。可我青春的热血涌动,军营的步履坚定而铿锵。

长这么大,我从没远离过家门,初到异乡,水土不服。我开始拉肚子,呼吸道感染、发烧。部队组织复检,我的肝功能异常。退兵!虽万般不舍,却没有能力挽回。军营梦断,我蒙头大哭。

悻悻地回到老家,躲在招待所里,垂头丧气地等候发落。家乡和亲人近在咫尺,却不敢回家,也不愿回家。

部队要退兵,县人武部却不收。他们扯着皮,我发着呆。最后,我被拉到医院又验了次血。也许是家乡水米的调养,也许是我热切的渴望感动了上苍,一周时间,我的身体奇迹般完全恢复了正常,可重回部队!那一刻,我热泪奔涌,顾不得回家看上一眼,急急地坐上了归队的列车。

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苦练军事本领,努力学习文化,在同期兵中第一个当上班长、第一个入了党,第一批考入军校。从戎30载,荣立了三次三等功。30年,我枕戈待旦,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吾以吾血荐轩辕!

2013年初,我达到了退役年限,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装。与军营告别前的一夜,我彻夜难眠。首长宣读退休命令的那一刻,我泪眼婆娑。我还年轻,完全有能力为国防建设再立新功!

退休这些年,我多少次梦回军营!我订阅了《解放军报》,每天关注媒体上有关军事的消息,平日里联系最多的也是部队里的那些战友。我的心,依然留在火热的军营;我的情,依然寄于军旅。女儿大学毕业,我把她送进了部队,为的就是延续我的军旅梦……

当我用指尖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那身熟悉的军装就在我身后的衣柜里。军衔、领花、臂章、资历牌、姓名牌一应俱全。对于常人来说,时光可以消磨年龄,可以消磨记忆,可以消磨梦想。但对于一名军人来说,骨子里流淌的永远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热血,肩膀上永远是“还我山河”“保家卫国”的豪迈誓言。

祖国啊,虽然我脱下了军装,但我永远是一名军人,一名战士!一声“到”,一生到。只要您一声召唤,我将随时再穿戎装,披挂出征!

“八一”建军节 专版

最爱唱军歌

□杨金坤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单位组织才艺表演,我演唱的《咱当兵的人》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并不是我唱得好,而是我唱出了军人的气质,唱出了军人的豪迈,唱出了军人的铁血柔情。

我爱唱军歌,因为在军歌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曾卫国戍边十六载的军旅生涯,又回到了那军歌嘹亮的青春岁月。

1984年的秋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跨进了军营的大门,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战友之歌》是我当兵第一天学会唱的军歌,也是接受部队教育的第一堂课。

在部队,学军歌、唱军歌、拉军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出早操、开饭前、看电影、上政治课、文艺汇演,甚至训练间隙、打靶场上、退伍回乡的欢送会上,我们都要根据不同场景,唱不同的歌。操枪训练时学唱《走向练兵场》,让我感到无比骄傲自豪。集中学习时,我们唱《战友之歌》,让我体会战友之间心连心,亲如兄弟的情谊。训练回来唱《打靶歌》,让我激动喜悦地忘掉浑身的疲劳。想家时哼唱《十五的月亮》,鼓舞着我更加坚定报国的信念。绿色军营处处军歌嘹亮,官兵心头时时都豪情满腔,真是激情无限、心旷神怡。

军歌是蕴藏在军人血脉里的歌,将战士的意志与信念练得铮铮作响,充溢着军人的情感,雕琢着军人的人生。军歌,更像一本教科书,教化军人的向往,教化军人的事业,教化军人的追求。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2000年,当《驼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出早操、最后一次叠被子、最后一次吃炊事班的饭菜。我舍不得告别火热的军营、舍不得告别亲爱的战友,最舍不得的,是军歌嘹亮的青春岁月。我向军旗敬过最后一个军礼,摘下肩章、帽徽和领花,在“送战友踏征程”的歌声中,拥别战友,离开军营。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已经离开心爱的军营20年了,然而在这20年中,每时每刻我都在思念着军营。如果说人生是一部诗章,当兵的历史就是诗章里最闪亮的章节,而军歌就是组成这章节的一个个字符。

生命里有过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骄傲;生命里有过军歌嘹亮的岁月,一辈子都自豪。军歌的特殊情感、特殊旋律、特殊格调,时时刻刻在我喉咙中涌动,开口一唱,体现出一种精神,蕴涵着一种能量,把军人的气魄与灵魂演绎得淋漓尽致。

军旗上那一片红

□陈玉柱

1927年8月1日,
在南昌那一声震人心魄的枪响
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革命先驱,
以中华民族挺拔不屈的脊梁为杆
以单薄顽强的血肉之躯为旗帜
高高举起
劈开黑暗的重重雾霾
代表荣誉、勇气和信仰的旗帜啊
从此,猎猎翻卷,飘扬在硝烟弥漫的革命
岁月里,
血与火里勇士们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万里长征……
一步一步地用脚步丈量我们大美河山
把中华民族的锦绣江山细细绘进每一个
人心里

经历过苦难,迎着辉煌
是军旗飘扬,守卫着人民的江山
一代代英雄们,在北国南疆
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每时每刻
用生命护卫党和国家的荣光

孩提时,我就有一个旗手的梦想
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时
这一面旗帜就插进了我生命的高地
你听,你听,我强健有力的心跳
就是旗帜在猎猎翻卷飘扬——从钢枪握
在手里的那一刻起
我永远就是一名忠诚的解放军战士
要用生命作为衬托
保卫“八一”军旗上那一片红